



猪笼草

能吃动物的植物,说真的,编者也只是在纪录片里见过,不曾想在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就有此类植物。

全球环境资金(GEF)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专家卢刚等人,一次不经意地对5种“食虫植物”的发现,激发了热爱自然科学者的极大兴趣。为此,海南周刊也特邀从事自然教育的“松鼠学堂”的创始人高高女士,撰文讲述那些“肉食”植物的冷常识。

——编者

『食虫植物』 我们不是吃素的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高高



看不出如此娇媚的斜果狸藻,竟然也是“肉食者”。



一只蚂蚁被一种茅膏菜——锦地罗搞定。



匙叶茅膏菜



长叶茅膏菜

一直以来,植物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,免不了被践踏,被掠食,被漠视以及被歧视的命运。但是有一种植物,它居然“颠覆”了食物链的基本常识,是一款文能光合作用,武能消化动物的全能选手,它甚至还能有计谋地捕猎——没错,它就是猪笼草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说全世界约有100多种猪笼草,主产加里曼丹等亚洲热带岛屿,少数分布至大洋洲北部、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以及印度半岛。我国产1属,分布于广东。难怪我一直以为中国没有猪笼草。

第一次见到猪笼草

猪笼草对生长环境和条件的要求多种多样:又要温暖,又要潮湿,还需要阳光直射。好在海南的文昌就有这样的地方。有一次从文昌回海口,同行的植物达人谷峰提议说可以顺路去看猪笼草,于是我们放弃走海文高速,改走223国道。但是到了他记忆里的地方,只看见一大片黄土地上几台挖土机在奋力劳动。谷峰不死心,周围还有类似的生境,说不定还有猪笼草呢?旷野里走了几个来回,大太阳日晒得半死,几乎就要放弃的时候总算碰到个村民,拿照片问了他,他热心地带我们来到河边一块低于地面,被牛群踩出许多泥坑的洼地,四周的灌木和矮树上挂满了小笼子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猪笼草。和图片上一模一样的笼子,如今活生生地挂在眼前,长度超过手掌,造型优美独特,尤其是那个小盖子,简直精巧得像艺术品一样。踩在淤泥里走近了看,笼子的底端有黑黑的水,闻起来一股恶臭。不用说,里面的俘虏不少,而且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。谷峰说因为在猪笼草的捕虫瓶口长有蜜腺,能够吸引昆虫前来。更绝妙的是,猪笼草还有“连环陷阱”——引路蜜滴,能够吸引昆虫一步一步地落入圈套。

看看这片猪笼草的天堂:潮湿的环境盛产蚊虫,再多的笼子也不怕没虫子;洼地没有风,温度很高,不过几十平方大小,却恰好满足了猪笼草的全部生存需要。

有的资料上说,英国人在菲律宾发现的最大的猪笼草能抓住老鼠。还有的资料说,猪笼草的笼子内壁是世界上最光滑的物质,但凡失足,绝无幸免。对那些以植物为食,又死于植物的动物来说,猪笼草算得上植物界派出的“复仇者”,极大修正了植物的“弱鸡”形象。

植物“杀手”茅膏菜

其实能吃动物的植物还有不少。茅膏菜也是我们在猪笼草附近斩获的又一植物“杀手”。如果说猪笼草的特长是做陷阱,还有点守株待兔的嫌疑,那么茅膏菜就是短兵相接以武力取胜的勇士了。它先用晶莹剔透气味的芬芳的“露珠”吸引昆虫,这些露珠其实粘性极强,可以粘住猎物防止脱逃,接着,整个叶片卷起来,实力碾压制服猎物。但我

们用小树枝来试探茅膏菜的叶子,它却毫无反应。估计它一定在内心鄙视我们:拜托,我不吃素!

如果不是谷峰带领,我们不会发现小小的一片土地竟然是这么有趣的世界,中国唯一的一种猪笼草,还有三种茅膏菜和斜果狸藻,5种食虫植物,在安安静静的荒野里,上演着惨烈的、没有硝烟却有生杀予夺的争战。

但是上一片猪笼草地的覆灭让我们对这里的未来也不免焦虑。我们眼中精彩的世界,推土机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彻底摧毁,再在上面种上果树、庄稼,或者盖上房子。

我们移植了一株猪笼草,种在工作室的阳台。这里阳光很好,小小的“猪笼”不断萌发。我们给它浇水,有时候抓到苍蝇或者蚊子,也会拿去给它喂食。我们观察它的叶子是怎么慢慢变尖变长,继而长出小笼子,就像腹中的胎儿,每次的B超就能看到它在慢慢成形。我们还观察到笼子其实本质还是叶子,若干天后就会枯萎,像叶子一样。而笼子的内壁果然非常光滑,但不是玻璃式的光滑,而是有着特殊的质感,摸起来像是某种高档的纸张:结实、防水。或许人们可以向猪笼草学习更多,谁知道呢?

容易水土不服的猪笼草

很多来访的朋友都是第一次见到猪笼草,不免啧啧赞叹。就像给猪笼草命名的瑞典博物学家、伟大的分类学家卡尔·林奈(Carl Nilsson Linnaeus)说的:“若在长途跋涉后发现这种美妙的植物,定会为之叹服,所有不快都会忘记,并感叹大自然怎么会如此的神奇。”不过林奈受限于他的时代,不敢宣称猪笼草就是一种能诱捕动物的植物(毕竟,植物是生物金字塔垫底的物种啊)。他甚至假设说也许昆虫没有死,它们只是受困于植物里面。可是无论如何,植物界的确有猪笼草这样的“食肉植物”,可以分解利用动物身上的某些成分。这足够让我们对植物刮目相看了。

遗憾的是,移居来的猪笼草的笼子越来越小。可能我们给它的土壤不是很理想,也可能是潮湿度还不够。但是我总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它是感染了某种乡愁。没有牛群在它身边来回走动,没有成群的蚊蝇翻飞,没有河水、雨水不间断地滋养,没有午后暴烈的阳光下热气腾腾的植物、泥土和牛粪的混合味道,而四周是钢筋混凝土的庞然怪物,还弥漫着汽车尾气和喧嚣的人声,即使是我,也会更加思念乡下吧!

前几天,资深的野生动植物专家卢刚老师发了个朋友圈:“文昌市农田边一片不起眼的小湿地里,可以找到超过5种食虫植物,简直就是植物爱好者的天堂。海南的自然界有多美?每一寸荒野都值得我们去探索,去珍惜。”——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,愿每次去文昌,都还能与神奇的猪笼草、茅膏菜,相逢在田野。📍